

在西德的一個城裏

米·道依支著



兒童讀物出版社

8
T

〔德國〕米·道 依 支

在西德的一個城裏

李 燦 茂 譯

Michael Deutsch
ALARM IN DÜSSELDORF
Der Kinderbuchverlag Berlin
1952

書號：譯0003 28開本 29千字 定價2,300元

在西德的一個城裏（高）

著者	米·道	侯	支
譯者	李	燦	茂
校閱者	吳	翽	西
出版者	兒童讀物出版社		
	上海延安西路一五三八號		
印刷者	中華書局	上海印刷廠	
總經售	新華書店	上海發行所	

1954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數1—10120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登證號

目 錄

小組會·····	一
卡里塔斯宿舍·····	七
尤普在訂一個計劃·····	二一
練習簿裏的名單·····	二七
手拿刷子的警察·····	三〇
盤問·····	三四
警察所長碰到意想不到的事·····	三七
海爾木特的學徒位置動搖了·····	三〇
軍服生意·····	三五
集會·····	四一



小組會

貫穿杜塞爾多夫〔註〕工

人區的這條寬大而鋪得很壞的街道，滿目荒涼。風颳着碎紙片在溝渠裏滾着，雨水嘩嘩地流進陰溝裏去。一幢幢挨得緊緊的四層樓房，裏面已經點上燈了。這些房屋的牆粉大都已经剝落，顯得很骯髒。住在這裏的是大鋼鐵廠的工人們，每層樓住三家人，還得合用一間盥洗室。

在這樣的一幢房子裏，

尤普·格勞德站在窗前，眺望着這條被雨水淋濕了的街道。在小組會開始以前，他還得等兩個朋友。就在這時候，海因茲也騎着自行車來了。他轉了一個彎，就走入樓下看不見了。尤普生氣地想：走廊上已經放着四輛自行車了，真糟糕，別讓特務看見才好，否則他們馬上就知道這裏在開會。

尤普的媽媽開門讓海因茲進來，這時候，又有一個全身淋濕了的女孩子在叫門，尤普認出她就是小海爾嘉。風在狂吼，彷彿要吹倒她似的。後來，海爾嘉走進了房間，她狠狠地脫下大衣，並且向周圍看了一下。這裏的人她全都認識，在夏天的時候，幾乎每個星期天他們都是一道出去玩的。可是海爾嘉今天是第一次參加小組會。今天她將被吸收加入被波恩政府〔註二〕禁止的自由德國青年聯盟〔註三〕。

「真抱歉，我來晚了，」海爾嘉終於說。「媽媽本來不讓我出來，我不得不用假話——完全的假話來哄她。如果她知道我是來你們這裏的話，她一定不

〔註一〕杜塞爾多夫是西德的一個城市，靠近波恩。

〔註二〕波恩政府是美國在西德扶植的傀儡政權，即所謂「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因為偽政府設在波恩，故又叫做波恩政府。

〔註三〕自由德國青年聯盟是德國青年的進步組織。因為反動的波恩政府查禁，在西德的自由德國青年聯盟就轉入地下。

再讓我在晚上出門了，因為我還不到十七歲呢。」

尤普說：「好，你先坐下吧。」坐在長沙發上的女孩子們聚攏一起。海爾嘉鬆了一口氣，倒在一張沙發的枕墊上。她非常激動，還有一點點兒害怕。

「你媽媽到底怎樣呀？」尤普問她。「她反對我們嗎？」

「啊，不對，一定不對你們的。上星期我把你們的報紙拿給她看，當晚她就把它讀完了。她把報紙還給我的時候，說：『裏面說的話，當然完全是對的。但是你要當心，別參加這些事。』於是她就告訴我那回在阿亨巴哈街，警察用橡皮棒打女孩子的事情。」

少年們都沉默着；這種事情他們都經驗過。打消父母的顧慮擔憂，對他們來說，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終於格雷特請求發言了。她和海爾嘉同在一家工廠做工，曾經爭取過海爾嘉加入組織。「要到什麼地方去，當然是不應該瞞着父母的。」海爾嘉感激地看了她一眼。「我們做爭取和平的工作，其實也用不着隱瞞他們。假如你們同意的話，我過兩天就到海爾嘉的媽媽那兒去，請她放心讓海爾嘉到我們這裏來好了。」

這個建議大家都同意了。尤普根據格雷特的介紹，接受海爾嘉為自由德國

青年聯盟的新盟員。接着他們就開始討論原定的題目。這些朋友召開小組會是爲了討論阿登納〔註一〕最近對西德的新聞記者發表的聲明。阿登納又一次要求強迫徵召西德青年入伍，他又一次要求德國青年在美國人指揮下，進攻別的國家，甚至也要進攻祖國東部的親兄弟。對付那些報紙和小冊子的興風作浪，少年們都感到自己無能爲力。無論他們打開哪一張報紙，上面到處是徵兵必要的論調；上面到處是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污蔑和對蘇聯的挑撥。男孩子和女孩子最近從一件事實上獲得證明，這些報紙是如何地在大撒其謊。愛伐爾特和幾個朋友參加過建築工人的罷工，可是當時德國社會民主黨〔註二〕的報紙就同基督教民主聯盟〔註三〕的報紙、英國的世界報或美國的新報一樣，散播着關於罷工工人的捏造消息。現在他們談起這些佔領區的報紙時，就只說一句話：「說

〔註一〕 阿登納是美帝國主義的走狗，波恩政府的總理。德國人民非常憎恨他，罵他做德國的李承晚。

〔註二〕 西德的德國社會民主黨是工人階級叛徒所領導的反動政黨，是美英帝國主義和西德帝國主義者在工人運動中的代理人。他們執行他們主子的命令，破壞工人階級的團結與統一。

〔註三〕 這裏說的是西德基督教民主聯盟，它是大壟斷資本家和大地主的政黨，代表西德最反動勢力的利益。它的領袖是最反動的阿登納等人。東德也有基督教民主聯盟，但那是民主德國的民主黨派之一。

過一次謊的人，是沒有人肯再相信他的了。」

但是，他們應該用什麼辦法把事實真相告訴杜塞爾多夫的青年們呢？他們應該怎樣去領導青年們進行反對備戰的鬥爭呢？他們又應該怎樣來向青年們指出：只有我們德意志祖國重新統一才能贏得和平呢？

尤普扼要地談了一下這些問題，然後，他宣佈說：「正因為這件事，我們決定要在最近期內，特別要向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四年出生的男孩子，向這些最先要被徵召入伍的少年進行工作。」

「但是你又怎樣來發動這件工作呢？我們到底是被禁止的呀！」愛恩斯特像攻擊似地反問。他是一個很好的小伙子，只是有點兒自高自大。他認為對自由德國青年聯盟組織以外的少年，是沒法進行工作的。

「也不見得那麼困難！」格雷特大聲地說，激動地從她的坐位上跳了起來，搖着頭把額上的頭髮甩到後面去。「在培格納家的後屋裏，我們一定能够舉行一次很好的集會。邀請人家參加的時候，我們不一定要立刻說明這個會是自由德國青年聯盟召集的。」培格納是一家酒店的老闆，自由德國青年聯盟在未被禁止以前，總是在他那裏聚會。

「我們只要決定一個日期，然後每個人就盡可能地把他所能帶的朋友帶

來，「海因茲建議說。他是新近才被吸收到這小組裏來的，女孩子們曾經不斷地向他提過一些意見。她們認爲他衣服不够整潔。尤普已經爲他打過圓場，說海因茲同一百五十多個無家可歸的少年和成年男人所住的拉特的卡里塔斯宿舍，連個櫃子都沒有。所有的東西都得鎖在箱子裏交給牧師保管。現在尤普又插進來說：「但是我們並不確定每個人都能够把他的朋友帶來。我建議開會日期定在下個星期開小組例會後的第二天，現在大家就立刻提出要邀請參加的人的名單來。下次小組會上我們就可以確定，是不是每個人都已經同他的朋友談過了。」

這意見被通過了，於是尤普就抄下所有提出來的名字。唯有輪到愛恩斯特的時候，他臉上顯出爲難的樣子。他說：「我不知道應該帶誰來。我那個工廠的男孩子，就沒法同他們講道理。他們全是——」

「他們全是坐着自備汽車上工的？」愛伐爾特打斷他的話，問他。

「這是什麼意思？」

「或者他們大約已經在太平洋南部什麼地方買了一個小島，戰爭爆發時，就到那兒去避難？」

「你這算是開玩笑？」愛恩斯特大大地生起氣來。「他們不過也是青年工

人呀！」

「這不就對了？如果他們也不過是窮得一個錢也沒有的青年工人，如果他們也是德國少年，人家要他們穿上美國軍裝，叫他們去攻打自己祖國的東部，那末你也就能夠同他們講清道理。他們和咱們站在一道，才能生活得更好。」

最後名單寫好了，上面一共有三十一個人的名字，連愛恩斯特也答應了，他也要同他的兩個同事談談這件事情。這樣小組會就結束了。維爾納跳了起來，揩起手風琴，說：「在回家以前，我們來唱民主青年進行曲，好嗎？」他已經在按琴鍵了。

尤普溫和地按住維爾納的手風琴，說：「我們唱不得。隔壁會有人聽到。不過請你輕輕地給我們奏一遍這支曲子吧。」

男孩子和女孩子們眼睛望着前面，民主青年進行曲在房間裏盪漾着。

卡里塔斯寄宿舍

海因茲在第二天下午回家的時候，心裏考慮着應該怎樣開口，以便順利地同維利·克萊沫談起集會的事情。維利是他最要好的朋友。他們倆老是在一塊

兒，維利什麼話都願對海因茲說。但唯有政治，維利是不願意接觸的。在維利眼中，海因茲是一個非常出色的小伙子。海因茲總是懂得給人出主意，從來不教人見到他而感到有所顧忌。每當星期五晚上，一些人喝得大醉回到寄宿舍來的時候，他總是照顧他們安靜下來。但是寄宿舍臥室裏的骯髒雜亂情形，海因茲也是一點辦法也沒有；而正是這種可憐的情形，迫使住在寄宿舍裏的那些人跑去喝酒的呀：因為他們想，在一個星期裏至少有一次能够忘掉那精光的、骯髒的牆壁。

每天早上，有一個殘廢的人到寄宿舍裏來，用大掃帚打掃煙頭、灰塵、報紙碎片和麵包屑，弄得灰塵滿天飛。牧師供給他食和住以外，每週還加上兩馬克小費，作為這工作的報酬。寄宿舍裏既沒有字紙簍，也沒有櫃子，髒的餐具就亂丟在桌上、床上和矮凳子上，剩飯剩菜上聚滿蒼蠅。雙人床的每張鋪上放着一個草墊、一條髒褥單和一床破爛的羊毛被。床上的東西每月才換洗一次。管理這宿舍的那些教士所關心的只是費用和租金，而這些錢是一定要按時交清的。這寄宿舍總是住得超過它的限度，因為一幢幢的花園洋房只是為有錢人蓋的，工人們只有營房式的房子可以住。

住在這寄宿舍裏的，除了年輕力壯的人以外，還有在戰爭中失掉財產的鸞

腰屈背的老年人。沒有人關心這些老人，當那個殘廢人掃地的時候，他們只好躺在床上。他們就這樣省掉一頓早飯。至於工作，根本就輪不到他們。而年輕人呢——他們不正好是美國僱傭兵的對象嗎？爲了擺脫這可憐的洞穴，他們不是可以去從事那些最骯髒的勾當嗎？至少這些年輕人會想到那些穿着花襪子、繫着彩色領帶、常常坐着漂亮的汽車駛過卡里塔斯宿舍、專爲美國佬宣傳當兵的年輕傢伙吧。可是事實却不是這樣，儘管住在這宿舍裏的青年們生活過得極壞，絕大多數的人是不理睬這一套的。三星期以前，有一羣糊塗蛋跑去加入美國的服務隊。當這些新的「志願兵」帶着小箱子搬出去時，住在宿舍裏的青年人都在他們後面吐口水。至於有些住在宿舍舍的人跑去喝酒再沒有回來，人家說：「這些傢伙參加殖民地軍團去了。」（註一）他們的財產現在還留在牧師的辦公室裏待領。當局也不管這些，他們不過是失業工人罷了。

有兩個酒鬼和遊手好閒的傢伙，本來是靠借債和做小偷過日的，後來終於參加了德意志青年團（註二）。現在他們就靠擾亂民主團體的會場，偶而賺幾個

〔註一〕 這是中世紀的一種募兵手段，辦法是將人灌醉，使他答應去參軍，然後就運往殖民地去當兵。

〔註二〕 德意志青年團是西德的反動組織。

錢。在民主團體開會時，他們就在樓上大叫大鬧，一直到人家溫和地——可是堅決地——把他們趕走爲止。

對這樣的壞蛋要當心，海因茲是懂得這點的。因此他就拉着維利到宿舍最靠外邊的一個角落去。

他們向院子看去，那裏積滿着雨水。

「維利，他們要把我們一九三二年出生的人當作第一批，拉去當兵，你應該怎麼辦呢？你也是一九三二年出生的呀！」

「唔，我乾脆就不去，寧願坐牢也不去。」

海因茲小心翼翼地說：「下星期我們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四年出生的少年要開一個會。我們要向波恩和彼得伯格〔註〕的人明明白白地說出自己的意見。你當然也該參加的。」

一陣風搖震着那霉爛的窗格子。一個修道士戴着頭巾，穿過骯髒的院子。維利沒有對自己的朋友看，猶豫了一下，說：「幹嗎不參加呢？這又是自由德國青年聯盟召開的吧？」

〔註〕彼得伯格是一家山上旅館的名字。它是西德三個佔領國家（英、美、法）的高級專員的駐在地，是他們向波恩傀儡政府發號施令的地方。

「唉，維利！」海因茲眯攏左眼，笑着說，「怎麼會是自由德國青年聯盟召開的呢，這裏早已沒有這個組織了。自由德國青年聯盟是違禁的呀！」

現在維利也明白了，他們還決定各人再帶兩個青年人去參加集會。

尤普在訂一個計劃

開小組會以後的幾天，尤普在家裏老是受責備；因為在寒冷潮濕的天氣裏，每天晚上他都要到街上轉來轉去，一直到深夜。他倚在大門口，抽着煙，同青年們談東談西。一有巡邏警察走過，他就暗暗地記下時間。這樣，一直到星期三晚上小組又開會的時候，尤普就做好一個計劃了。現在尤普已經完全知道，該在什麼時候把四句標語寫在那條到軋鋼廠去的路上顯著的地方，而不致碰到步行的或是騎自行車的警察巡邏隊。他已經肯定：警察總是在一定的時間巡邏的，危險的是那帶有無綫電的巡邏車。這車子來去不定，有天晚上在十點鐘開過，第二晚在十一點三十五分，而第三晚却在十點三十分。

上星期三，格雷特自動提出要和愛恩斯特合作，準備作一次關於農民戰爭的報告。現在少年們都非常佩服，這個金髮的女孩子，一個女裁縫，一年以前

才加入自由德國青年聯盟的，現在她竟懂得這麼多。在格雷特簡短而動人的報告之後，愛恩斯特朗誦了一首窮人會〔註一〕的詩。他們一起唱了我們是格萊爾的黑色部隊〔註二〕這首歌，接着這些年輕人就埋着頭看格雷特找來的那部農民戰爭時代的木刻畫集。他們非常注意地看着一幅畫：上面畫着勇敢的起義農民，握着劍，舉着迎風飄揚的大旗，旗上寫着「自由」。在散會以前，尤普檢查了一下名單，看看是否大家都已經邀請過同伴參加明天的集會。單單愛恩斯特沒有邀請。他喃喃地說：「跟那些人是沒法講道理的。」

小組會結束了，尤普就要求年紀小的先回家。他知道得最清楚：哪些人在午夜以後回家會挨罵。而且這樣一來，下星期三父母就會不肯讓自己的兒子或女兒出門了。

他們也只好回去了，因為他們都學習過，在這種事情上是不能違反負責同志的決定的。在他們以前的幾次冒險工作裏，有一次奧斯卡認為自己可以自作主張，結果奧斯卡就被捕去了，現在關在杜塞爾多夫的烏爾姆監獄裏。由於他的固執，險些兒小組的其他同志都被拖累。「不要性急，」尤普對那些正要回

〔註一〕 窮人會是德國十六世紀農民起義時的一個革命組織。

〔註二〕 格萊爾是一五二五年德國農民暴動時候的一支農民軍的首領，他的隊伍叫做黑軍。

家的朋友說。「如果一切順利，明天你們就會大吃一驚。」

尤普把留在房裏的人分成兩個小組，決定自己帶領第一小組。他問：「由誰來負責第二小組呢？」

「海因茲！」有幾個人喊。他們都知道，海因茲是一個渾身是膽的小伙子。

「不，我提議格雷特，她比較有經驗，她更清楚要怎樣來搞好這件工作。」尤普看見海因茲在氣憤地看着自己的手指甲。他受不了這明顯的輕視，再則他參加聯盟還不久呢。任何事情他都想帶頭，不管要付出多大的代價。尤普決定最近要同海因茲談談這個問題。

「但是我們搞這項工作，還是要個男的好，」有人這樣提議。

「我也這樣想，這種場合我們應該要個男的，」尤普說。「一個女孩子在夜裏行動，一定也沒有男孩子方便。我們讓海因茲來領導第二小組，讓海因茲把他的本事做出來給我們看看吧。但是海因茲，你要注意，你不但要負責刷上那兩句標語，同時還要負責不讓巡警逮去任何一個同志。」

男孩子和女孩子都贊成了，於是尤普就走進廚房裏，把石灰拌到油墨裏去。他還沒有把這件事告訴媽媽，他不願意教她不必等地過早引起不安。不管